

開放文學 – 推理探案 – 警富新書  
第二十八回 泗昌行裝箱作假 南雄嶺遇雨逃生

卻說區明與天來正欲設計過山，偶遇曾三公入房，說有妙計。區明問之，三公曰：「吾來日與客官發貨，欲將此貨輕載。合其主僕扮作挑夫，從中遣人代膊如此，廢力無多，亦何難以掩飾？但伊主僕未審鈞意樂從乎？」天來拂淚答曰：「若能度嶺，萬死不辭。」區明曰：「足下之計，掩耳盜鈴而已。曾不思他裝可改，貌不可移。」三人商議一番，無以為計。不覺日上三竿，天來泣曰：「如此纍卵之危，望區伯翁憐而救之。」區明沉吟良久。三公曰：「區官人寶號貨物過山，歷年未經插驗。何無將伊主僕匿在箱裡，不知眾意何如？」區明點頭稱善。主僕亦以為得計。眾人酌議已定，三公吩咐眾挑夫：「明日五更造飯，侵早與區江號驗貨。」密喚心腹人□六名，將四人肩挑天來，又四人分扛祈福，餘八人以代膊，一進一退須要知機。斯時，果箱計得一百無零。其中大小不同，參差不一。三公檢出兩個稍大，卻將箱底擊穿，旁邊斜鑽幾個小孔，以疏喘息、放乾糧等物。外面大書「盈」字九□九號，又一個為「重」字一百號無零，聽有天來行李改印區江字號。

是時四更三點，天高風淨，月色如銀。（寫月色反襯下文風雨）三公謂天來曰：「請梁官人飽餐入箱，免抵饑於來日。」天來聞請，早吃一驚，霎時不省人事。祈福扶而救之，少頃漸漸醒來，長歎一聲。區明近前撫慰曰：「大丈夫臥薪嚐膽，不已為難。望梁兄開懷，莫作女兒之態。」天來猛然一醒，騰身與祈福啖飯。啖畢，意欲入箱，一人報：「外邊有許多生面之人，一夜街頭探聽，爾等須要提防。」既而鄰雞亂唱，五鼓齊鳴。三公與區明慌忙扶插天來，放入「重」字號果箱裡面，幾人含淚安慰一番。祈福亦自躍入「盈」字號果箱而去，然後輕覆箱蓋，假貼封皮，用麻繩細固。門外挑夫齊來，紛紛叫喊。區明喚他九□八個先往，後邊兩個跟隨，遂與行主告辭，望南安府進發。於是步攜岩而履危橋，繞松林而穿梅徑，既度一山，又逢一澗。但見四面山景，疊疊重重，又聞兩省歌聲，來來往往。忽然來至掛角古寺，寺前一個巡廠，廠外大書「盤詰奸細，嚴拿走私」八字，□餘人皆舉探筒在手，分列兩旁。區明俯首向前，呈報韶關稅單。千總劉升覽畢，喝眾插驗。區明稟曰：「本號數□年來未嘗走私。懇總爺免插。」劉升叫聲：「區年兄，如今大人新令，毋論官軍客商，往來貨物，皆要嚴查。」言未畢，只見眾插手將各箱插得熔熔爛爛。是時，節逢白露，暑氣猶存。各挑夫從其插驗，憩息於叢林之間。遙望天色陰涼，熏風徐至。（將起狂風，先以薰風點綴。）於是再作安排整頓，緩緩而行。

當下劉升問所插之箱多少，眾插手皆云：「九□八個。」區明討思：「還有兩個未驗，進退不能。」哀聲再稟曰：「後邊兩個果箱，係奉蘇州府太爺代辦，決決不可疏風，非但厥本所關，而且受憲所責。伏乞總爺雷蔡矜憐，小的無在瞻感。」稟畢，知勢不可逃，不覺心悸肌慄，只得將高王經默誦幾遍，暗叫：「大發慈悲。」劉升見他九□八個未有欺瞞，量此兩個亦無私貨。況他係個長者，字號經年無異，可以取信官民。遂准其言，縱他而去。（有此一箱，文勢一曲。）誰想喜來報曰：「前九□八個，果無夾帶。今此兩箱，正有可疑。懇老爺插驗，然後可放。」劉升急喚喜來親自往插。喜來提起一個三尺探筒，稜分雙角，鋒芒如箭，飛奔向前而來。忽然狂風大作，黑氣漫天，霹靂一聲，四面飛沙走石，滂淪大雨勢若傾盆。咫尺之間，對面與人不見，盡將一個巡廠吹得滿山零落，各司辨東奔西走，逃往山坎。喜來舉手欲插，遇著一個披髮花子，被他照頰一掌，霎時跌下山塹。區明催□六個挑夫，一齊載膊，衝雲冒雨，直抵南安。劉升在電光中，照見七個女流將他纏束，不知所以，沾得渾身凍雨，震懼起來，趨至敞俯伏。俄頃，雲收雨霽，天色晴明。劉升起來，且見一林樹木皆倒，兩邊澗水齊鳴。正是：

撞破鐵籠逃虎豹，

頓開金鎖走蚊龍。

未知天來去後何如，且看下回分解。